



口 12
3764
59



D12
3764
59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二

春秋左傳詁十三　南菁書院

傳襄公二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十五年 明刊本作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誤今从宋本削有字

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詁方言聞非也按杜無注正義云

聞非也卽本此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薳子馮爲大司馬

公子棄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

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詁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本疏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

1991.4 贈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詁說文覩欲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涓化本作二月誤公孫黑爲質焉司馬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平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詁

世本晉悼公子舒鮑無終遂不克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若子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詁孔安國書傳攻治也杜本此富而後使復其所詁服虔云富貴玉得富周禮疏杜取此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史記作欒逞年表亦同　士鞅爲公族大夫虞臣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詁爾雅類善也呂覽重言篇引高宗之言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荀子儒效篇其言有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詁爾雅庭直也按此與隱十年傳同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詁水經注云京相璠曰

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阪者是應劭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詁戰國策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郚孟孺子速徼之釋文速本又作邀同詁廣雅邀遮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感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頷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按詩作祈父祈圻古字通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無鳩乎詁爾雅鳩聚也按杜注鳩集也
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詁說文詬謼詬恥
義亦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隧
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詁說文詬謼詬恥
也或从句廣雅詬罵也杜本此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詩鄭箋引作其
父爲厲詁詩毛傳及廣雅厲惡也郭象注莊子厲之人夜半生
其子云厲惡人也案杜注厲惡鬼今改此時林父尚在詬之
者不過斥其惡耳不應卽謂之鬼杜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傳
注亦同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曹人愬于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詁郡國志泰山郡
鉅平有陽關杜同此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有
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
之詁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疏且曰無死堅
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詁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
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姑又使其
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釋文傷本一作瘍音羊而死詁說文抉挑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詁說文鈹大鍼也一曰劒如
刀裘者又云鍛鈹有鐔也案此則鈹蓋劒屬杜無注故宋說
文補之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五行志引傳作就其妻曰卑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五行志引作欲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詁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詁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同上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詁說文猘狂犬也春秋傳曰猘犬入華臣氏之門案今本作瘈說文瘈小兒瘈瘲病也此非其義當從猘爲是漢書五行志及字林亦皆作猘廣雅猘狂也與說文同呂覽胥時篇鄭子陽之難禦狗潰之義亦同褽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爲

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詁惠士奇曰詩大明緜正義引云皐門之晳陸氏釋文云本作皐者誤也棟案古皐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畢之利婁壽以爲澤字但皐爲白下卒畢爲四下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芈者誤服虔漢書注云皐澤也詩鶴鳴于九皐王仲任辭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今案如惠氏所言皐門爲諸侯宮門外名似非人臣所居之地杜注指爲宋東城南門或非無據疑卽孟子所云垤澤之門也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詁)廣雅區區小也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諸本作縗據鄭注禮記及後漢書注改正)苴絰帶杖菅屨食(後漢書注作食粥)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杜本此)于純留(留字从字書改正)(詁)地理志上黨郡領長子屯留二縣釋文純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詁)聲類跪踞也文選注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詁)說文瑗

二玉相合爲瑗或从彑彑(杜本此)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詁)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在縣東北非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濟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案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

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
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干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
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詁〉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
水經注杜同此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
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
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詁〉爾雅般還也郭璞
注引左傳曰般馬之聲案班般還古字通十一月丁卯朔入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詁〉國語賈注闕
地通路曰隧廣雅隧道也隧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詁〉說文脰項也案杜注脰頸也用
鄭元何休說義略同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
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弛本又作施音同其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
人欲逐歸者曾衛請攻隘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詁〉
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景茲山杜同此
克邦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詁〉呂
覽愼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
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

之伐雍門之荻詁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荻蕭也案爾雅云蕭荻即此鄘道元引此作荻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荻者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楯以爲公琴詁說文楯杶也夏書杶榦栝柏即此玉篇杶木似樗樗惡木也案楯可爲琴必非惡木蓋狀似之耳惠士奇曰琴頭琴也頭與公古字通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詁說文枚榦也可爲杖案杜注杖馬撾蓋隨文爲訓爾雅闔謂之扉鄭元禮記注用木曰闔寧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詁說文扣牽馬也廣雅扣持也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釋文濰本又作維詁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過都昌縣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杜本此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揚从石經宋本改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忌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

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
話郡國志潁川郡襄城縣有汾丘城杜同此於是子蟜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話水
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遂涉潁次于旃然話郡國志河南
郡成皐有旃然水水經注汳受旃然水杜同此蔿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話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雍
氏城杜同此右回梅山話郡國志河南郡密有梅山杜同此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
齒之下話郡國志襄城有魚齒山杜同此甚雨及之話惠棟曰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譔

本甚作湛音淫甚雨猶久雨也或曰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
如字亦通今案惠說未諦檀弓雨甚至乃二句至謂門人至
也以三字連讀疎矣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
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話服虔云北風夾鍾無射
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周禮疏又云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
以南為南風本疏南風不競多死聲話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
故死聲多同上又云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禮記疏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
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話

賈服並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刺晉偏而魯貪本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瘅疽生瘍於頭詁說文癉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服虔通俗文頭創曰瘍衆經音義玉篇疽黃病也多但切左氏傳曰荀偃疽疽生瘍于頭疽疽惡創也案惠氏曰玉篇引作疽是誤以上一字爲下一字矣今攷玉篇本明云疽亦作癉惠氏讀書可云疎忽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論衡盟作洗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釋文輯本又作集文選注引此卽作集睦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詁貫達周語注云律爲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正義云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本疏字林云銘題勒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

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所從也顏聲皆其母姓聲懿謚也御覽社取此〔詁〕服虔云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社取此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詁〕服虔云二子宋女同上案史記又作仲姬戎姬則又似姬姓女矣傳遜說諸子爲內官則此仲子戎子疑亦如漢內官之七子八子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詁〕服虔云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也同上惠棟云養謂養母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詁〕服虔云齊侯許之同上杜取此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詁〕服虔云立長爲祥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同上閻諸侯難詰〕服虔云問犯爲光已列于諸侯難成同上杜取此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詁〕服虔云諸侯征伐會盟同上及史記集解杜取此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詁〕服虔云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御覽杜取此而以難犯不祥也〔詁〕服虔云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同上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詁〕賈逵云徙之東垂也史記集解服虔云東徙之東鄙也御覽杜取此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詁〕服虔云微隱匿也同上疾病而立之〔詁〕服虔云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同上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詁〕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案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今放割勢閉宮皆係宮刑因人制宜耳劉難服非是如婦人從夫服重有髡鉗

箭笄之類豈得以不同夫服遂謂之非從服乎雖有刑不在
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巳史記作句竇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詁京相璠曰高
唐本平原縣也水經注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
也詁簚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詩疏秋八月齊
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
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
之師子孔當罪案當作去聲讀詁鄭元云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以

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
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士子孔圭嫣之子也圭嫣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
亦相親也諸本誤作士从唐石經宋本改正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
子產爲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
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詁賈逵云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
侯之揖而還登城本疏杜全取此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乎而
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

衛懿而下云問守備焉之守高唐者衛無恩訓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說文及春秋正義彭注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詁說文縋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詁服虔云孔成子衛卿孔烝鉏史記集解世本衛孔莊叔達生成叔烝鉏禮記疏必不有其宗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

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邾人騶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詁潛夫論慶氏嫣姓畏公子黃之偪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

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衞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高誘呂覽注引作名載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詰案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孜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紇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即此類杜氏以爲蓋寡者二人亦屬曲說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鄭元服虔皆以盍爲何不也本疏說文詰問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于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詁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本疏以地來雖賤必書詁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顓氏以爲再命稱人同上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詁說文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春秋傳曰盛夏重襺案爾雅袍襺也郭璞注引春秋傳曰重襺衣裘襺作繭古文省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亾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亾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慫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　廣韻引作郤預董叔郤師申書羊舌虎叔羆詁　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

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本疏囚伯華叔向外傳作叔魚同禮記又作叔魯籍

優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囚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詁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

彼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

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讐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詁禮記緇衣詩引作有梏德

行鄭注云梏大也案覺梏音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

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

有謀勳釋文勳如字書作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王符引作祐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

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

虎之母美而不使論衡言毒篇引此不使下有視寢二字唐石經亦同其子皆諫其母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詁論衡曰妖氣生美好古美好

之人多邪惡火有光燿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舍火精故美

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

也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敏族也論衡引作弊案當作敏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奔楚過於周周西鄙剝之唐石經欒盈下有奔楚二字今从增入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掠之詁服虔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案聲類掠作剝說文無掠字當以剝爲正下同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詁案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案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亾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于周辭

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無所伏竄詁廣雅伏竄藏也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詁說文廣雅並云任保也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剝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轘詁鄭元周禮注引作侯人案周禮候人職曰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郡國志河南郡緱氏有轘轅關杜同此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于商任鋼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

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釋文枚本又作版）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詁）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本案正疏）

義譏服云前年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于經不得云非卿今攷魯司寇非卿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大司寇不列于卿蓋魯卽同大國之例三卿此時季孫斯叔孫豹仲孫遬並爲卿故服云然疑後年仲孫速卒後紇始代爲卿又不久卽出奔故得列於經也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詁）膏肓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箴膏肓武仲者述聖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倣之曰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禮注）案聖有數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武仲多知時人以聖稱之當亦類此下此則

呂覽所載盜跖自言盜有五德妄意室中之臧聖也此聖字蓋亦以智數多能料事而稱之耳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釋文池本作沱徐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詁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杜亦同與執爟焉詁釋文爟又作熭惠棟曰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爟宗廟火熟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爟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爟字當作爟轉寫之誤今案爟作熭由隸省非誤也蓋省火存肉則爲膰省肉存火則爲熭也閒二年閒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詁爾雅荐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詁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本疏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欒盈自楚適齊詰史記晉世家曰晉欒逞有罪奔齊田敬仲世家曰晉之大夫欒逞作亂于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詰說文春秋傳曰鄭公孫段字子石案今本作段然字子石則當以段字爲是徐鉉本作碬云乎加切今攷玉篇作碬都亂切爲石也則徐本从段誤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殺以少牢已以共祀盡歸其

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詩作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會于沙隨復鋼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詁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遽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子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詁說文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案說文販多白眼也則子明蓋以疾名如黑肱黑背之類是也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閟詁服虔云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禮記疏

陳侯如楚公子黃恕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版隊而殺人今从僖三十年傳文改諸本作板役人相命名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詁服虔云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詁賈逵云樂盈之邑史記集解杜預此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晉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詁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本疏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

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解矣諸本作懈从釋文石經改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諸本作縗亦从釋文改正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詁廣韻斐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斐也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

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詁服虔云魴盈之子案世族譜以魴爲欒氏族杜本此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釋文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定本無之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詁賈逵以爲左襲曰啟此下本疏同牢成釋文一本作罕成御襄龍師狼蘧疏爲右胠詁賈逵以爲右襲曰胠同上司馬彪莊子注從旁開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詁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本疏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戮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或以謂四字于上下文義似贅疑是杜注誤入正文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詁賈逵云晉邑史記集解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詁賈逵云孟門大行皆晉山隘同上地理志河內郡野王大行山在

西北杜本此高誘淮南王書注孟門大行之限也穆天子傳北
登孟門九河之隘張武軍於滎庭釋文庭本又作廷詁服虔云張設
旗鼓也本疏戍鄀邵詁案鄀邵晉之一邑省文則止稱爲邵也
詳見文六年下太平寰宇記後魏獻文帝皇興四年置邵郡
于垣縣陽壺舊城大統三年又置邵州皆取邵邑爲名封少
水詁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水經注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詁服虔云東陽爲魯邑本疏以
追之穫晏犂詁釋文云犂徐邈音來声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
通徐音是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詁賈氏
以爲善次釋例又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季武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詁世本曾季悼子紇生穆伯穆

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纂欲立
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罇詁惠
棟曰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曰酋寸
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今案
左傳惟昭九年公使尊尊字不加偏旁五經文字亦只收尊
字今从改正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
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詁賈逵云馬正家司馬
御覽杜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詁賈逵云魯大夫閔馬父
取此

同上杜取此 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疹下同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詁服虔云石砭石也南史王僧孺傳案說文砭以石刺病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癰人癰腫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詁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本疏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詁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鄭元注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案祝鑄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水經注曰汶水又西逕蛇丘縣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詁
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本疏妾不得與郊弔詁惠士奇
曰士喪君視殮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正義並失之齊侯弔
諸其室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釋文以齊侯絕句一讀以
見字絕句案一讀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
事之非鼠如何諸本誤作何如今改正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詁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
也本疏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諸本毋誤無从上傳及釋文改正
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克
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
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
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月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
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詁
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本疏妾不得與郊弔詁惠士奇
曰士喪君視殮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正義並失之齊侯弔
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釋文以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案一讀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嘗將
事之非鼠如何諸本誤作何如今改正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詁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
也本疏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
氏詁水經注汾水下引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
倉頡之後踰歷殷周晉卿士爲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蒲坂
北亭卽是城也據此則劉累又爲倉頡之後在夏爲御龍氏
在商爲豕韋氏詁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
德復興而滅之本疏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杜同此在周爲唐
杜氏詁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又云子輿士爲
字武子士會也本疏賈逵國語注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
國同上杜取此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杜本此晉主夏
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
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釋文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檢元刻

以前本則無于世二字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詁服以伏羲神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本疏其次有立功詁服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同上杜取此其次有立言詁服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同上杜取此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詁說文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徨鬃或从方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詁通俗文財帛曰賄衆經音義案上言諸侯之幣重則賄字指財帛爲是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諸本旨作只今从宋本改正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詁說文浚抒他倉頡篇抒取出也詩釋文引杜本此案晉語浚民之膏澤以實之韋昭注浚煎也此浚字亦可訓煎象有齒以焚其身詁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本疏案杜訓斃失之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淩虐

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精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詁〕匡謬正俗曰案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楚有薳啟彊亦其例也案古今人表作薳啟彊則此字當从居良反爲允古本彊疆二字同文陸氏恐牽混故輒加音切後人不知妄爲區別遂失古意如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舊本釋文作彊居良反偏旁不加土此一證也又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強梁者一曰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辟疆言辟土地也詩鵲之彊彊亦音居良

反且請期齊社蒐華寶〔詁〕注云蒐數軍實兵甲器械周禮司馬疏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詁〕郡國志東萊郡黔陬有介亭杜同此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詁〕說文趨動也春秋傳有輔趨案今本作躒釋文昭五年作輔櫟云本又作躒同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詁〕水經注溱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稗文婁本又作樓〔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

婁無棫柏案部附古字通應劭風俗通義李善魏都賦注引並作培塿六書正譌云俗作培塿非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才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二字在幄詁小爾雅覆帳謂之幄杜本此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居轉而鼓琴詁案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足今定作居傳氏遜云轉字从車與衣褒何異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說惠棟云案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柱以爲衣褒未詳所出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冑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居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詁說文曩不久也廣雅曩鄉也與爾雅同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莠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郚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郚地水經穀水出宏農黽池縣穀陽谷東過河南縣北

入于洛潁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水經注案因穀洛鬬毀王宮故城郛是以詳及穀水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娶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亾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憲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釋文、本作早詁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家有參騖家文惠云公卓即孟公綽也知古本作卓

論語憲問篇釋文云公綽古文作公卓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詁賈逵云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案襄六年齊人滅棠故棠遂爲齊邑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釋文取本或作娶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詁姓纂東郭齊公族桓公之後也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詁服虔云皆二卦本疏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諸本從釋文作娶今釋文改正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崔子曰蔑也何害話說文蔑無夫也釋文蔑本又作韎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話服虔云凡淫曰通詩疏騶如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
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話服
虔云伺公間隙史記集解杜取此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
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戸出公拊楹而歌話史記作擁
杜服虔云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
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同上杜取前一說侍人賈舉止衆
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話服虔云言不能親
聽公命同上杜取此近於公宮話服虔云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
或詐稱公同上杜取此陪臣干扈釋文服本作訹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訹猶依扈音有
淫者話史記作陪臣爭趣惠棟曰案左傳扈字亦有作趨者
史記本作于趣徐廣云一云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二字古皆从取聲說文扈
夜戒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服虔云干扞也扈謀也言受崔子
命扞禦謀淫之人也本疏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話韓非子
奸劫篇公踰于北牆又云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中股
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
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蕩侍漁
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語賈逵云閒難而來 史記集解杜取此）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語服虔云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同上杜注取上句）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語服虔云言君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 同上）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語服虔云置之所以得人心 同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語案高誘呂覽注晏子下釋文本或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後人妄加也）復有晏子二字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語新序曰南史氏是其族也服虔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禮記疏）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語世本閭丘產生嬰嬰生歐歐生莖莖生施姓纂廣雅縛束也案昭二十六年縛一如填義同杜氏訓縛爲卷亦是此義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辱不能匡危不能

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讎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詁〕廣雅疏如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如當也案此蓋言一當一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石經本有中字覆校刋去案上注云弇中狹道自當有中字哀十四年失道于弇中卽此地也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詁〕案杜注側瘞埋之今放側字無此義訓鄭司農考工記注側當爲仄此傳義亦當同蓋謂不以正葬莊公也後漢書注亦云側謂凡爲不正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詁〕說文翼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釋名齊人謂扇爲翼案說文用禮器文杜注節取此惠棟曰周禮縫人云衣翼柳之材注云故書翼柳作接櫜鄭司農接讀

曰翣櫜讀爲柳皆棺飾櫜弓云周人墻置翼春秋傳曰四翣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翼引左傳作翣明古文春秋傳本作翣杜氏改爲翼失之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詁〕服虔云下車追車也本疏又云上公饗餘九牢遣車九乘禮記疏晉侯濟自汴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詁〕董遇曰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本疏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是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衞侯將使衞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詁說文堙塞也刊剟也案今本作堙誤說文刪字亦訓剟是刊有刪除之義服虔云堙塞刊削也詩疏義亦同杜取服說家語堙又作陻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亳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詁爾雅邑載也疏引謝氏曰邑字又作擁案擁社蓋載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詁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案杜注誤當從服說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水經注引作同盟重丘伐齊故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詁詩毛傳弭止也杜本此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取此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諸本楚下有字非是今改正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詁案杜注云離城舒鳩城殊無所據今考鍾離在吳楚之間漢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當即此也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諸本作疆今从宋本改正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

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詁〕案墊隘與成十六年傳同義隘說文亦作阨故下云隘乃禽也杜注云墊隘虙水兩非是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漢陳球碑作遏高誘呂覽注閼讀曰遏止之遏案此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爲周陶正〔詁〕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故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

公〔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案諸本卽誤作配非〕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詁〕說文窓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窓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案魏封孔羨碑又作愙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諸本于作於從石經改正〕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諸本作憑從釋文改正〕不可億逞〔詁〕逞盡也杜同此〕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詁〕惠棟曰手古首字士喪禮曰載魚左首進鬐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

曹公于首公羊作手是也今案家語作援首于我攷儀禮大
射儀後首內弦挎越鄭注云古文後首爲後手皆古文首手
通之證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詁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
也垠或从斤案杜注隨文爲訓故云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今
攷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蓋古圻字鄭
康成引此傳圻又作畿是圻近畿本一字故詩祈父尚書酒
誥郎作圻父祈招馬融作圻招亦是其證此云天子之地一
圻郎詩頌所云邦畿千里也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
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選注引作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楚
蕩掩爲司馬古今人表作遠奄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蕩掩書土
田度山林詁賈逵以爲賦稅差品注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
九度而當一井也宋本疏二十三鳩藪澤詁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
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同上辨京陵詁賈逵云京陵之地九夫
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同上表淳鹵詁賈逵云淳鹵鹹也說文鹵
西鹹池也同上又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本疏

數疆潦詁賈逵云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同上又以疆爲疆槩境埒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孫毓讀爲疆潦注云沙礫之田也同上規偃豬詁賈逵云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同上鄭注周禮稻人云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町原防詁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同上說文町田踐處曰町防隄也急就篇頃町界畝案杜注本說文及急就篇牧隰皋詁賈逵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同上說文隰阪下濕也井衍沃詁賈逵云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同上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本疏說文沃溉灌也案五經異義左氏說賦法積四十九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今攷正義載賈侍中說無此五十四字又詩崧高正義引左傳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諸本徒兵或誤徒卒今从石經宋本改正詁陳樹華云顧炎武以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氏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又云執兵者之稱兵自奉漢始三代以上無之亦誤今攷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僖廿八年徒兵千注云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舊說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濮上昭廿年興徒兵以攻崔蒲之盜哀十年吾卜于此起兵皆謂士卒也烏得云始於秦漢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詰案今周書常訓解作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詰說文奕從其言竦兩手而執之方言圍棋謂之奕杜本此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郚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三

春秋左傳詁十四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詁蔡邕獨斷御者進也杜本此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會同何以黜朱於朝詁孔安國書傳黜退也撫劍從之詁王逸楚詞章句撫持也廣雅同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詁小爾雅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詁詩毛傳御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詁〕爾雅淹久也杜本此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詁〕服虔云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桉子叔即殤公也杜注以爲剽無謚誤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詁〕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同上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顓之而已〔詁〕說文顓低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顓之而已釋文本作顓桉說文顓面黃也此顓當作顓爲是衆經音義稱

說文頷搖其頭也杜注取之然音義所據未知何本疑屬服氏通俗文等義元應誤以爲說文也廣雅頷動也張湛注列子曰頷猶搖頭也皆與杜義同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衞人侵戚東鄙孫氏懇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衞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懇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詁〉服虔云四井爲邑史記集解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詁〉諸本隆誤隆从定本改正漢書韋元成傳引春秋傳卽作降殺〈詁〉廣雅辟差也辟降同按辟隆字近故誤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衞也夏中行穆子來聘〈詁〉淮南王書中行繆伯手搏虎高誘注曰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按淮南所稱高氏指爲晉臣當卽荀吳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詁訓文弱橈也杜注弱敗也義亦同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諸本作秦其不然今从定本改正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詁服虔云六十邑本疏劉炫以服說爲是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

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四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詁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懿之甚也同上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宏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釋文本亦無今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詁

服虔云芮司徒宋大夫御覽杜取此赤而毛詁服虔云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同上棄諸堤下五行志引作棄之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詁服虔云共姬宋伯姬也同上杜取此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詁服虔云視夕也平公共姬子同上杜取此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詁服虔云尤過也意說之視之過久同上姬納諸御詁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同上嬖生佐詁服虔云嬖棄而生佐立爲宋元公同上惡而婉詁說文婉順也春秋傳曰大子痤婉校今傳作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此云大子痤婉疑誤也服虔亦云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同上杜取此大子痤美而狠詁服虔云大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杜取此合左師畏而惡之詁服虔云合左師向戌也同上杜取此寺人惠牆伊戾爲大

子內師而無寵釋文牆或作嬙同上杜取此牆詁服虔云寺人宋闔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以公寺人爲大子內師掌內官同上秋楚客聘於晉過宋詁服虔云楚客道過宋同上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詁服虔云夫爲大子伊戾無寵于大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內詁服虔云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其內使同上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詁服虔云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同上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詁服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弒其父也同上杜取此公使視之則信有焉詁服虔云

有明徵也同上杜取此問諸夫人詁服虔云夫人佐母棄也同上杜取此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詁服虔云固久也久聞大子欲爲亂同上公四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詁服虔云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同上賈而與之語詁說文賈讀謹語也服亦云賈謹也欲使失期於佐同上杜取此按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詁服虔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引作駣馬云習馬孫愐按左傳步馬字不从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詁正義云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惠棟云非也弃

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姑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詁鄭司農周禮注班布也杜本此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詁詩毛傳杞木名說文梓楸也杜注略同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書王莽傳引作殄頓詩毛傳殄盡也瘁病也杜本此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畏刑則民不偷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詁說文飫燕食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詁說文瘵治也療或从療方言瘵治也杜本此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詁賈服並云均同也鈞均同杜取此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諸本大夫並譌夫人從宋本改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詁說文鄐晉邢侯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諸本皆誤作晉遇楚于靡角之谷今

從宋本改正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于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詁水經注濕水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諸本作壓今从釋文改正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詁鄭眾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本疏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詁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同上又云中軍之卒良故易之國語今校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賈此注蓋本國語立說正義譏之非是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詁小爾雅夷傷也熸滅也字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外傳作離子之爲與此異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外傳作湫舉下椒鳴作湫鳴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詁劉逵吳都賦注昧冒也此杜本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詁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爲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佇奮釁以軒鬐是釁爲奮動之意也本疏杜取此說文嗇愛濇也廣雅嗇貪也杜本此以

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詁京相璠曰氾城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水經注而後葬許靈公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曲禮疏引傳文作攜者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詁地理志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水經注杜本此襲衛羊角取之詁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平廩丘縣也杜同此遂襲我高魚詁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縣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同上杜取此

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有大雨自其竇入
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
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
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諸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詰章昭
國語注周密也杜本此作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
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
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
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
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
章何以沮衆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
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釋文鄉本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
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詁〕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同上校稅與稅古字通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詁〕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惠棟桉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詁〕周禮小祝彌災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鄭元云彌讀如牧安也校弭彌古字通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

蠹〔詁〕說文蠹木中蟲李巡爾雅注同高誘戰國策注曰蠹害也校杜注蓋兼取二義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詁〕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鄭悼公至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石經本作宋向戌後刊去宋字以文義例之不必有也自宋本以下似皆衍一宋字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詁爾雅馹傳也謁告也杜本此王本疏楚氛甚惡詁說文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氛惡氣也

校杜注略同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詁說文殫盡也弊頓仆也按單當作殫斃當作弊容古字通杜注單盡也斃踣也義亦略同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守病詁陸遜云病字疑當屬下讀顧炎武以爲然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本致死下有與宋致死四字今據增入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詁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爭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本疏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詁廣雅

只辭也詩毛傳尸主也此杜本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詁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敢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詁說文歆食氣也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王符引作宜詁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本疏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

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泚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文選注引作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詁　梭詩賁賁作奔奔音義並通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　詁　說文第牀簀也服虔云簀謂之第　史記集解杜取此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寡君在此何能當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詁　詩作彼交匪敖梁履繩曰成十四年傳引此文又作彼交匪敖何以互異葢古文有以彼作匪字用者襄八年傳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與鄭箋異今按廣雅亦云匪彼也葢杜注所本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　詁　廣雅稔年也釋文穀一熟爲一年杜本廣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詁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高誘呂覽注引作兵之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高誘引作聖人以治亂人以亡王符引作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詁釋文云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服虔云斃踣也一曰罷也王肅董遇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本疏惠棟曰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曰以邦成弊之鄭眾曰斷其獄訟也是蔽與弊通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詁顧炎武云見周頌惠棟校須曰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曰詒以謐我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維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鄭意合古溢謐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詒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詁爾雅寡罕也說文寡少也梭杜注寡特也特亦罕少之義小爾雅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墨子辭過篇云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諸本作無今从石經改正釋文本亦作无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

而廢之而立明成詰老于崔詰酈道元云瀙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卽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氏者也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呂覽作盧蒲婺詰賈逵云嫳齊大夫慶封之屬史記集解杜取此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不得使圉人駕詰鄭元儀禮注圉養馬者杜本此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

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詰釋名堞取其重疊之義也桉堞其宮當亦此義杜以爲短垣轉迂曲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詰呂覽愼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崔明夜辟諸大墓詰桉一說辟疑當作避逃之大墓以辟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家以藏杼尸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賦既醉叔向曰蘧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

尹詁說文賃庸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律歷志引作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詁說文春秋傳曰歲在元枵元枵虛也以有時螢蟄不

堪陽詁服虔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氷本疏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秏名也秏字从釋文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　夏齊侯石經改正

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詁校此當以故字爲句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詁說文廷往也杜本此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五行志引傳乃作迺君小國事大國釋文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本作小國校石經亦从定本漢書引傳亦有小字　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五行志引作必有子禍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寘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

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詁〉爾雅休美也梭杜注望文生義非也此君之憲令詁〉鄭元禮記注憲法也杜本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詁〉周禮大馭登受轡犯軾鄭注引春秋傳曰軾涉山川梭此則跋本作軾刻本譌耳鄭元儀禮聘禮注引春秋傳亦曰軾涉山川賈疏引傳並同詩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今姑仍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詁〉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詁〉說文休息也杜本此稗寵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詁〉廣雅旅客也杜本此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石經作草舍不爲壇蓋因下草舍之文妄增今从定本削去詁〉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本疏惠士奇

云壇墠二字俱從土而亶單爲聲似古通用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
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
患賞其德刑詁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
五惡說其罪戾初學記說引作赦詰其不足行其政事初學記行引作講
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
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
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詁服虔云舍慶封之子
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

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變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驁詁說文驁舒鳧也
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詁文洎灌釜也子雅子尾
怒詁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子尾惠
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蠆也桉二子蓋景公從父昆弟慶封
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寘處之矣使析歸父告
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

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詁爾雅六達謂之莊椄昭十年傳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趙岐孟子注莊嶽齊街里名蓋莊嶽皆齊之通衢莊又以六達得名也杜注亦本爾雅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寇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詁趙岐

孟子注戕猶殘也杜本此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詁說文隻頭豕骸隻態也从头圭聲椄此則慶隻蓋亦以隱疾得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園人爲優詁韋昭國語注優俳也杜本此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詁惠棟曰欒堅高祈以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椄二十七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不然卽當

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尤今攷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云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其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而必曰惠欒高者乎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又從欒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卽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裒廿六

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詁（杜本此）說文柄榤也榤方曰柄扉戶扇也盧清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甍詁說文甍屋棟也釋名屋脊曰甍甍蒙也吾友程孝廉瑤田云凡屋通以瓦蒙之曰甍故其字从瓦桉杜注本說文正義引說文又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不知正義所據何本疑有誤以組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詁趙岐孟子注嶽里名（杜本此）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

瘁詁釋文瘁本又作萃倉頡篇云瘁憂也文選注引倉頡篇云瘁與悴古字通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詁鄭康成讀汜與窆同通鄧反穆子弗說諸本皆作不今从石經釋文改定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詁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杜同此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誤作孫叔未經勘正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詁桉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詁詩毛傳殲盡也旃之也杜本此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釋文公子鉏本或作故公鉏者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詁桉廿一年傳有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之文蓋執買即放于句瀆之丘故慶氏亡復召還也買與賈字體相近必有一誤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詁說文幅布帛廣也爲之制度使無遷也詁高誘淮南注遷移也此杜本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詁說文黜貶下也嫚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詁鄭元禮記注致還也杜本此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詁漢書集注釋放也杜本此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詁孔安國尚書注亂治也杜本此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惠棟云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今校宋本亦皆同石經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迓勞於黃崖釋文崔本又作涯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詁詩毛傳邇近也逿暇也杜本此飢寒之不恤誰逿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詁〕鄭元尙書注徵驗也杜本此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禷

〔詁〕說文禷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禷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禷則布幣也風俗通引傳作布帛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詁〕說文茢芟也芟葦華也桉爾雅葦醜芀鄭元注周禮曰茢苕帚詩毛傳藭爲萑萑苕謂藭穗也據此數者則茢是萑葦之屬無疑杜注黍穰蓋改字從梨用說文梨黍穰也廣雅亦同雖有所據然究不若從本字之訓爲長正義申杜又不能推明所自但云今世苕帚或用黍穰則今世之帚又有兼用竹者豈可謂桃茢是竹屈古人就我乎正義所說每游談無根不足深論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

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詁〕說文殖脂膏久殖也桉玉篇殖長也生也種也義與說文並通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外傳作季冶璽書追而予之〔詁〕鄭司農周禮注璽者印也杜本此諸本予作與今从石經改正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注帥作率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詁〕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本疏惠氏棟曰疏當爲誡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誡高誘曰誡讀爲誣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

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古義存者少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詁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詩疏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鹽不皇啟處詁詩毛傳鹽不堅固也啟跪也杜本此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闇以刀弒之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詁玉藻肄束帶鄭元注曰肄讀爲肆肆餘也方言肆枿餘

也秦晉之間曰斬鄭元曰斬而復生曰斬杜本此說文屏蔽也
棧杜注云屏城也城可爲屏蔽義亦通其弃諸姬亦可知也
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爲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詁詩毛傳云旋也
杜本此齊高子容別本無齊字今从漢志增入石經初刻亦有齊字與宋司徒見知伯
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五行志作敝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
臣展瑕展王父諸本王作玉今从石經宋本改正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
也不尙取之詁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本疏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詁杜郡國志宏農郡陝有焦城史記
曰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此云姬姓或國滅後復以姬姓續
封也滑霍揚詁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楊侯國杜揚應作
楊辯見後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詁呂覽曰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杜此
言武獻以下則當從武公始今攷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年
武公晉曲沃滅荀十六年春滅翼惠王十六年獻公亦
九年晉曲沃滅荀十六年春滅翼惠王十六年獻公亦
滅魏又左傳十九年滅耿十六年滅耿
滅虞又左傳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
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詁服虔云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杞文公來盟書曰予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詁觀於周樂詁服虔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記集解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詁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本疏始基之矣詁王肅云言始造王基也史記集解杜本此猶未也詁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同上服注亦同詩疏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詁賈逵云淵深也同上杜取此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詁賈逵云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氏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同上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詁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及詩疏惠士奇曰王者采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爲雅亡失之甚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詁服虔云平王東遷洛邑同上爲之歌鄭詁賈逵云鄭風東鄭是同上服虔云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疏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史記無美哉二字詁服虔云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國之間忘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同上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

洪乎大風也哉詁服虔云洪洪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桉毛傳洪洪深廣皃杜注云宏大非義訓表東海者詁服虔云言爲東海之表式同上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詁服虔云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上爲之歌幽詁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幽鄉詩幽風公劉所都仕木此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蕩蕩乎詁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之當讀如字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史記作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史記作何憂之遠也與傳合石經何字下有其字衍非令德之

曰美哉洫洫乎大而婉詁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禮歸中和史記集解桉洫洫漢書集注浮兒又作汎司馬貞引廣雅云羣浮也杜注中庸之聲亦非義訓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詁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同上又史記明主作盟主桉古盟字从冏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惠士奇曰險史記作儉古文易曰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儉也杜注讀爲儉直是不識字惠棟云漢劉修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今按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亦作儉惠說是也釋文云依注音儉亦失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地理志無作亡自鄶以下無譏焉詩疏引作自檜以下詁服虔云鄶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同上爲之歌小雅詁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詩疏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詁王肅云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史記集解其周德之衰乎詁高誘淮南注衰小也杜本此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詁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又云服虔讀爲衰微之衰本疏桉繹服注則先王之遺民當指文武之時正對上周德之衰爲幽厲之時而言杜注太同遠爲之歌大雅詁服虔云陳文王之德

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烏鷺是謂正大雅曰廣哉熙熙乎詁漢書集注熙熙和樂皃杜略同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詁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同上及周禮疏曰至矣哉詁賈逵云言道備至也史記集解直而不倨詁高誘呂覽注倨傲也杜本此曲而不屈邇而不偪史記邇作近遠而不攜遷而不淫詁服虔云遷徙也文王徙豐武王居鎬同上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厎詁說文厎山居也一曰下也廣韻厎止也下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詁

賈逵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同上又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本疏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詩疏梭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虞舞樂曰箾韶據此則箾本舞器又爲虞舞舞曲名杜注舞所執亦當此意惟正義以爲賈杜各以意言俱無所據又云不知箾是何等器則不攷說文故也又正義韶箾下云箾即簫亦非曰美哉猶有感諸本感作憾並从釋文改下同詁賈逵云感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至太平也史記集解見舞大武者詁賈逵云周公所作武王樂同上杜取此頴容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御覽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

韶濩者史記濩作護詁賈逵云韶濩殷成湯樂大濩也史記集解引傳宏作治詁賈逵云宏大也同上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詁服虔云憾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同上見舞大夏者詁賈逵云夏禹之樂同上杜取此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史記修作及詁服虔云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見舞韶箾者史記作招箾索隱曰韶簫二字體變耳詁服虔云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曰德至矣哉大矣哉詁服虔云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同上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幬作燾詁賈逵云燾覆也同上杜取此幬亦覆也或作燾後漢書朱穆傳曰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云幬亦覆也詩周頌正義引作燾燾幬古字通左傳舊本當

作壽故賈注如是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史記請作觀詁服虔云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上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本疏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詁服虔云入邑與職政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史記集解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詁爾雅歇竭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詁說文編鮮色也絲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孔

安國曰縞白繒也鄭元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桉杜注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未知何據或亦以意言之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詁服虔云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史記集解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詁桉鄭注禮弓云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云桉世本衛獻公生公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傳作發故云今攷此時獻公甫卒而發已稱公叔恐與獻公孫名拔者係兩人公子朝詁桉論語有公孫朝疑即其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詁史記稱過宿孫林父爲擊磬索隱讀宿爲戚服虔云孫林父鼓鐘作樂也史記

集解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詁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杜本此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拄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詁服虔云辯若鬥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賈逵云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同上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詁王肅云言至危也同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詁賈逵云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杜取此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詁服虔云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鐘鼓乎同上杜取此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詁服虔云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杜取此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詁服虔云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同上必思自免

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丑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閻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董遇注本作傿良敬仲也詁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武子傿桉正義據世本則傿爲敬仲元孫而傳云曾孫必有一誤本疏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詁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緜上聚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

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詁古今人表作
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
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釋文亦作湛按禆諶二字皆說文
所收蓋古字通惠棟以爲杜改卑爲禆俗又改湛爲諶云古
文盡以說太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
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禆諶曰善之
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
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詁爾雅戾止也詩毛傳
戾定也廣雅同杜本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
爲政如何釋文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並無圍字詁服虔云王子楚令
尹王子圍也王肅曰王子楚令尹圍也本疏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
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馳騁其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詁廣雅愎很也杜本
此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
無日矣二月癸未諸本二誤作三今从宋本改正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
杞者詁高誘呂覽注輿衆也杜本此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律歷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釋文一本作使走話釋文一曰走使
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服虔云吏不知歷
數故走問于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本疏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以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十三年矣詁熊朋來曰魯襄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
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于今三之一者言甲子
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
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

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大該三十一日止有
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
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
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
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詁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
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
首六身惠士奇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
老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云晉平公于唐亥云云或
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律歷志是作則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詁詩毛傳由用也杜本此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詁通俗文泥塗謂之涅澼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
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詁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眾使民本疏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詁說文渝薄也廣雅同杜本
此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
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詁桉下云儋括則係季食采之邑故父

子皆以儋爲氏也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石經期誤作旗爲靈王
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
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諸刊
本脫爲字今从石經補入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釋文畤音止又音市或作
疇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輩成殺佞夫括瑕廖奔
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廟詁說
文訆大呼也春秋傳曰或訆于宋大廟杜本此桉石經作叫誤
曰譆譆出出詁說文詼可惡之辭一曰詼然春秋傳曰詼詼
出出桉今本作譆譆說文痛也杜注譆譆熱也蓋本廣雅古
字詼煽譆並通釋文鄭注周禮引此作詘詘烏鳴于亳社詁

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語伯姬也本疏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詁〕服虔云經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同上宋伯姬卒待姆也〔詁〕說文姆女師也杜本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此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亾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釋文敖本一作傲〔詁〕服本作放云淫放也釋文服虔云言大夫淫放本疏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亾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爲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石經作壑非〔詁〕爾雅壑虛也皆自朝布路而罷〔詁〕說文罷歸也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諸刊本作汰今从釋文改正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儆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閭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慝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詁水經注渠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城也按今在陳留縣南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石經駟作騁及酸棗詁郡國志陳留郡酸棗縣杜同此與子上盟用兩珪四說質于河使公孫肸石經肸作胖非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詁說文生字注云草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鍇曰妄生謂非所宜生傳曰門上生莠从之在土上土上益高非所宜也戶光切據此則生當作坐說文又云禾粟下揚生莠桉釋文稱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莠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入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詁郡國志鉅鹿郡任縣杜同此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古今人表無作亾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下句首）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詁梭杜注逸詩正義無說今攷又曰二字是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梁履繩曰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宋萩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是可取以爲證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曾大夫諱之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詁高誘呂覽注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田有封洫
詁高誘呂覽注封界洫溝也杜本此盧井有伍詁廣雅廬舍也
杜本此大人之忠儉者釋文大人或作大夫非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詁鄭元儀禮注鮮新
殺者杜注云野獸非義訓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
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呂覽引作貯之眾經音義引傳亦同詁說文褚卒也一曰製衣被周禮
屨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貯褚古字通高誘
呂覽注引此卽作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呂覽作賦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詁賈逵國語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也高誘

呂覽注與猶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詁高誘呂覽注殖長也子產而死呂覽作若死
誰其嗣之詁高誘呂覽注嗣續也杜本此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
矣其語倫詁鄭元禮記注倫苟且也杜本此不似民主且年未
盈五十而諂諂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
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釋文
本或作民生死幾何五行志引傳亦作民生幾何漢書引作民生無幾何無作死朝不及夕將安
用樹漢書引安作焉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
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
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慶灑酒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公作楚宮穆叔
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
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詁服虔云胡歸姓之國也史記集解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已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詁譯
杜取此虔云齊謚也同上公子裯詁世本作裯徐廣曰一本作紹音紹

說文引春秋傳曰有空鴈校徐廣云裯本作紹音紹今攷紹
鴈裯音皆同疑空鴈應作公鴈又昭二十二年有定裯字亦
與空鴈相似吾友段大令若膺又云昭二十五年有季公鳥
或即是今並存二說以俟攷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詁服虔云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上年鈞擇
賢義鈞則卜諸刊本皆作均今从石經宋本改正古之道也非適嗣諸本作嫡亦从石經
改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
有童心詁服虔云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上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

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意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
從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詁）廣雅充滿也斥
廣也按下二句史記索隱引張揖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
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詁）說文閈門也閎巷
門也按杜注閎門也本爾雅衛門謂之閎厚其牆垣以無憂
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
主繕完葺牆（詁）說文葺茨也按杜注覆也義亦通李涪刊誤
云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此當是繕字葺牆字誤爲完也
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證段若膺云完當是院字院周垣也
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
窴之重文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
（詁）正義勾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勾
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勾
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
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
攷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亦爲晉司
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
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俟再攷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甯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詁〉桉孟子曰一日暴之又曰秋陽以暴之說文暴晞也又曬字下注暴也蓋二字轉相訓蓋暴防日色露防露氣暴主晝露主夜觀下言燥濕可知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儆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詁〉說文庳中伏舍一曰屋庳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李善射雉賦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詁〉詩毛傳易治也杜本此作圬人以時填館宮室詁〉桉說文作杇云所以塗也杜本此杇古字通又墁字亦通作槾說文槾杇也廣雅摽塗也摽與槾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鏝云槾也杜注本廣

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詁〉鄭司農周禮注展具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甯留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詁〉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厲者天之癘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今从石經宋本定作天厲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注厲疾疫也更是一證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儆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詁）賈服王注皆讀贏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本疏）說文贏有餘賈利也桉杜取賈服說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詩協洽辭之繹矣（詩繹作懌）釋文同云繹又作懌）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犂比公（後漢書犂作黎）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去疾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

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詁）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鄒道元云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巢隕諸樊闔戰戴吳（詁）說文戰槍也他國臣來弒曰戰弒戴吳爲楚巢牛臣射殪正屬他國臣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郊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詁梭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作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詁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今說苑本立上衍一而字惠棟曰變立卽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爲辨辨爲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新序作胡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新序作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詁韋昭國語注道通也杜本此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詁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本疏予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詁說文愿謹也杜本此）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詁廣雅榱椽也棟說文榱榱也轉注字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詁高誘淮南注制裁也杜本此）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詁廣雅庇寄也高誘呂覽注庇依蔭也下同）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詁爾雅貫習也杜本此）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知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玉篇引作猶若面焉風俗通作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五行志引言於衞侯曰令尹以君矣（詁服虔云無威字）疏本校服訓以爲用正義稱言令尹動作似君儀故曰以君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明年傳文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以誤惠棟云古文以字作已與似通故誤作似將有他志五行

志他作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今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詁廣雅畏威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文選注引聞作問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釋文棣本又作逮按逮不可選也詁孔安國書傳選數也杜本此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詁詩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杜本此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尚書國作邦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師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詁廣雅止禮也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